

戴应新
编著

折氏

三秦出版社



家族史略



封面设计：陶安惠

责任编辑：王 刚

内 容 提 要

五代北宋时期，居住在府州（今陕北神木、府谷一带）的折氏家族，世代出名将，在保卫西北边境，抗击辽、西夏的卫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以折氏抗战为题材的戏剧，如「佘太君百岁挂帅」历演不衰，脍炙人口。本书通过考古调查，再现了折氏家族的光辉事迹。



ISBN7-80546-122-3/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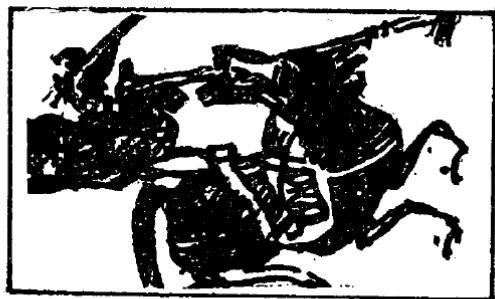
定价：1.50元



戴应新 编著

折氏

三秦出版社



家族史略

•

折氏家族史略

戴应新编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未央区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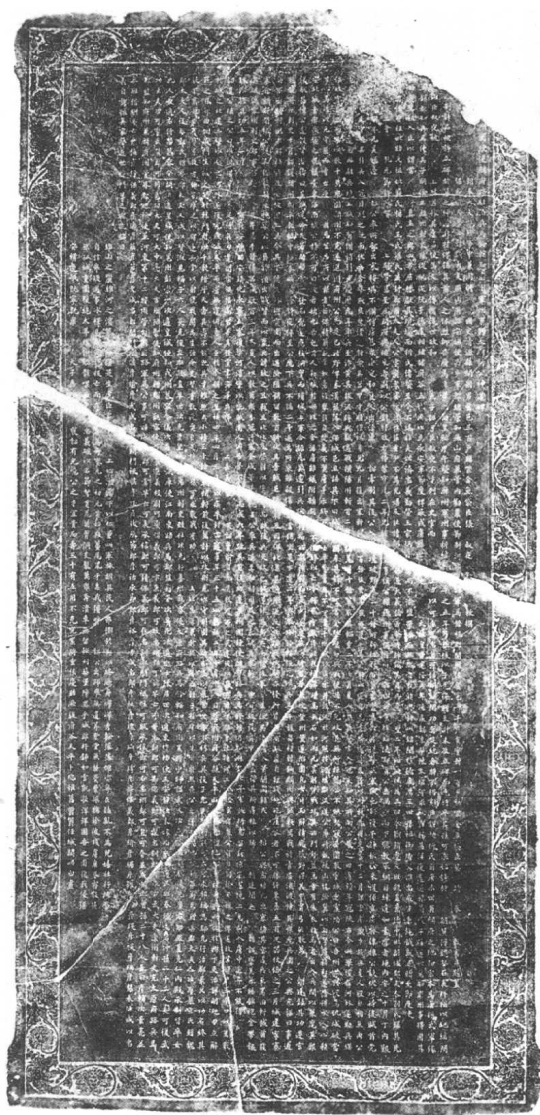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125印张 2插页 85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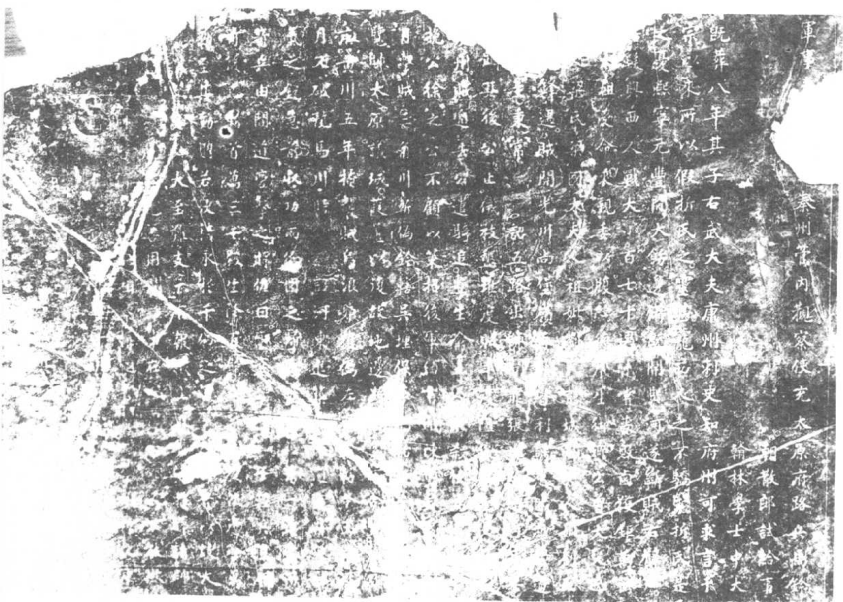
ISBN7—80546—122—8/K·45

定价：1.50元



图一 折继闵碑

图二 折克行神道碑(部分)



图四 折御卿墓志残片



图三 折可大碑残片





图五 折继新墓志



图六 图七 折可大墓坟堆基部砖砌围墙



图八 折可大夫夫妇合葬墓被石华表捅塌情形



图九 府谷县杨家沟折家坟园石兽



图十 折家坟园出土的砖雕飞马



图十一 一九七六年折克行神道碑出土情况。

目 录

序	(1)
引言	(3)
一. 守卫边陲三百年	(5)
二. 麟、府州的建置与地理形势	(7)
三. 折氏族源考略	(10)
四. 折氏人物传略	(13)
五. 西夏攻占麟、府与折氏远徙	(38)
六. 麟、府、丰三州所辖诸堡寨	(41)
七. 麟、府、丰三州人口驻军与馈运问题	(45)
八. 折氏坟墓调查试掘记	(49)
九. 府州折氏碑石及有关资料	(53)
1. 刺史折嗣伦碑	(53)
2. 折继闵神道碑疏证	(55)
3. 折克行神道碑考释	(74)
4. 折可大残碑	(92)
5. 折御卿墓志	(94)
6. 折维忠妾李夫人墓志	(95)
7. 折继新、折继全墓志	(98)
8. 折可复夫妇墓志	(99)
9. 折可适墓志铭	(100)

10. 折可存墓志·····	(111)
11. 折彥文妻曹氏墓志·····	(113)
12. 吴堡摩崖刻石·····	(114)
十 大事记·····	(116)

序

两千四百多年前，孔夫子就曾经喟叹因为“文献不足徵”而难言殷周之礼。这是因为，由于时光的流逝，使历史上的一些故籍湮没而无闻，或致于记事的错舛。正因为这点，现代发掘所获得的材料，便愈来愈引起治史者的关注。古代遗留下的文献中的阙疑，通过考古发现的实物，或可补其阙而释其疑。

陕西为中国古代名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杜甫咏之为“秦中自古帝王州”。地下遗存丰富，无论周秦汉唐，明清近现，皆有惊世骇俗之文物面世。虽然因为都城在关中，珍贵文物多出于西安附近，但陕北历来为守护关中之要津，古时则地腴物丰。由石器时代到近代革命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历代文化遗存颇丰。在这里开展考古工作，往往有出人意外的收获。

戴应新同志从青年时期，即致力于陕北考古，陟彼高山，渡其流沙，餐风宿露，备受艰辛，十余年中，其得益丰。所谓种瓜得瓜者也。现在，这本《折氏家族史略》，即其所获之一。

五代北宋为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之一。北方一线为其焦点，而陕北正当其冲。折氏之出，正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历史的选择。他们在这段历史中曾经闪耀过光辉，其功勋理应彪炳史册。但对于他们的事迹，许多正史

中，有些语焉不详，有些失于记载。戴应新同志从亲手所发掘的墓葬、志石中，条类梳理，补史之阙疑，廓清其眉目，于治斯史者，亦有补焉。观其书者，对这部作品之成就，见仁见智，留有允当评价，兹不赘。

予感其如沙漠中之骆驼刺，处于斯地，乐于斯事，克竟斯功，非有事业心者所不能也。故记数言于此，以彰其人而励来者。是为序。

武伯纶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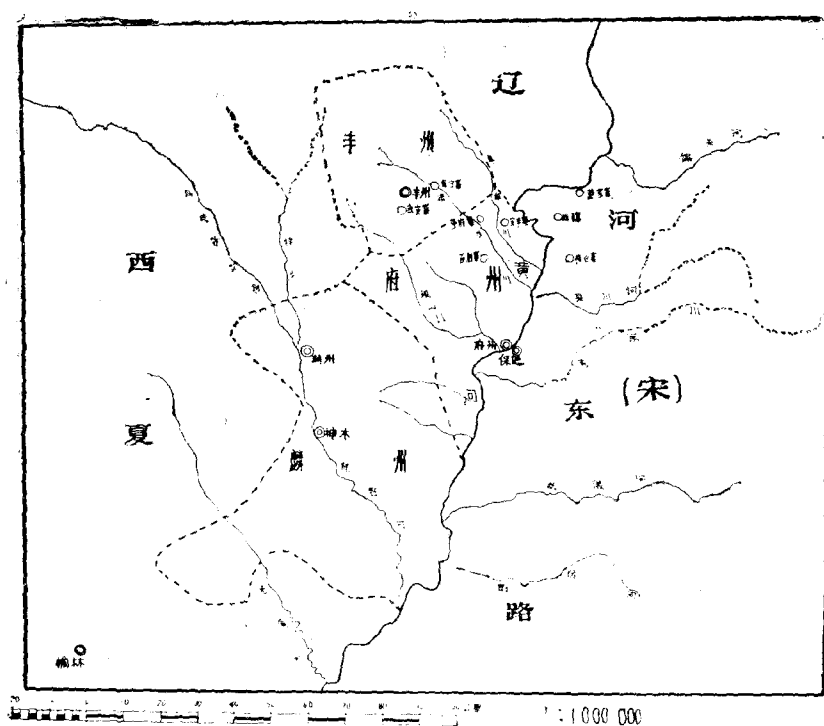
引 言

唐朝后期，王室式微，军阀割据，兵连祸结。农民走投无路，被迫起义。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夺帝位，唐亡。于是我国进入了一个纷乱分裂，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占据中原一带的五个王朝；十国指吴越、吴、南唐、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北汉十个小国。此外还有新兴于北方的契丹和雄据夏州的党项以及西南边疆的大理等政权。

在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政权迭更，纷争不已，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国家统一是全民族的愿望。960年，赵匡胤推翻后周，扫灭群雄，统一中原和江南，汉族政权，重归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状态，从而又开始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位于宋朝北方的契丹和西北方的党项两个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势力也日渐强大，先后建立辽(907—1125)和夏(1032—1227)，与宋朝对峙的两个地方政权。并不断侵扰宋朝边境，成为宋朝廷十分头痛的严重边患。

本书意欲说明的，便是处于这三个政权边境结合地带，臣属中原政权的府州折氏祖祖辈辈经营陕西东北隅始末的一个大致的轮廓。



图十二 府州、麟州、丰州与宋、夏、辽接壤图

一、守卫边陲三百年

五代北宋时期，今陕西神木、府谷及内蒙准格尔旗一带，乃麟、府、丰州的所在地，境内藩汉杂居，遍布着党项羌的族帐。以地方土豪折氏为代表的封建割据势力，在契丹（辽）和党项（西夏）的威胁下，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先后依附后唐、后晋、后周和北宋、确立臣属关系，接受册封和粮饷，爵禄世代传袭，实为独霸一方的小朝廷。在府谷，人们至今还称折氏坟园为“折王坟”。

折氏家族代出名将，为保卫西北边境，抵抗少数民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保卫边境各民族生业，卓著勋劳。以折氏抗战为题材的戏剧，如《余（折）太君百岁挂帅》，历演不衰，脍炙人口。

麟、府、丰州行政上隶河东路，而与河东有大河天堑的阻隔，孤悬在辽和西夏的三面包围之中，兵力有限。然而折氏所部强悍善战，吃苦耐劳，熟稔地理，神出鬼没，常能以寡敌众战而胜之，故虽屡遭敌方大兵压境的攻击，府州则依然固若金汤，扼住“西北二虏”东进南下的道路，巍然屹立于辽、夏与北宋三个鼎立的政治环境中，前后达数百年之久。洎至金人崛起，靖康之变，宋室南迁，折家最后一个知府州事折可求率部勤王，离开故土后连战失利，实力消耗殆尽，最后以三州地投降于金，金夏议和，其世代经营，庐墓所在的府州才被西夏强占。

麟、府一带既是军事要冲，而且出产良马，《宋会要辑稿》说“凡马所出，以府州为最”^①。宋军的“善马”多取之于此。倘该地落入辽、夏之手，河东路便失去屏蔽，难免唇亡齿寒之虞；而重要战争资源之一的良马一旦绝断来源，也势将直接削弱宋军战力，何况折氏统驭的这支地方武装力量，在整个对夏战争中，几乎每战必有所行动，或策应牵制，或捣敌空虚，影响远远超出州境以外。对北宋来说，麟、府州的重要性是非比寻常的，折氏在抗击辽、夏的卫国战争中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难怪宋朝廷对折氏不惜高官厚爵，多方予以羁縻，格外的优容，折氏家族也深知只有依靠中央的支持和拼死力战，他们才可能保住自己的地盘与地位。由于折氏与宋朝廷在抵抗辽、夏尤其是后者利害的一致性，所以享祚久远，直与北宋相终始。

但是，宋朝廷对于掌兵武将，控制极严，折氏自然不能例外。宋太祖赵匡胤以周的殿前都点检而黄袍加身，取而代之，他有鉴于唐末五代“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②骄兵悍将拥兵自雄的历史教训，采纳谋臣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③的战略，实行三衙统兵体制，兵权分立，收夺武将兵柄，而集权于皇帝，使天下之兵，成为皇帝之兵。这样，三衙各长官就都不能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朝廷为制约折氏，特置麟府军马司以监视其动静，折氏势力受其牵制而为之削弱，甚至有人心不自安，例如折继祖因不堪忍受监司的约束而欲辞去州事职务^④。可见宋朝兵权分立制度，在边陲小邑，贯彻也十分的严格。

二、麟、府州的建置与地理形势

麟、府、丰州的管辖范围，东和东南至黄河，西界窟野河和秃尾河下游，包括今神木县大部，府谷县全部和内蒙准格尔旗南部。

丰州在麟、府北，与府州所辖的子河汉相接，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南部及与陕西省交界处，乃藏才族聚居区，首领王氏，与折氏通婚，关系密切^⑤。丰州地狭人少，州城卑陋，可是有麟府二州做依托，受折氏保护，所以也能在强敌虎视的环境中存在下去。抗御辽、夏，麟、府、丰三州结成一体，首尾相救，唇齿相依，但丰州地非折氏亲领，麟州自嗣伦死后，继其职者，亦非折氏，尽管如此，折氏始终对这二州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否则，折可求降金怎能以三州之地输诚以献呢？

麟州的建置，时在唐开元十二年（724），“割胜州之连谷、银城置之”^⑥。在此以前，突厥人康待宾联合党项羌于开元九年（721）掀起暴动，接连攻下胜州（今内蒙伊盟东北）所属的银城、连谷二县（神木境内），唐朝廷派遣张说、王峻领马步军万余人出合谷关（在今山西兴县境）掩袭，大破之，北追至骆驼堰（在神木北百里），迫使党项羌与康待宾分裂，互相攻击，康待宾遂败北，逃入铁建山中（在胜州塞北），余众溃散。乱平之后，张说招纳党项流亡，复其居业，为此奏请割胜州之连谷、银城二县地设置麟州，安置羌